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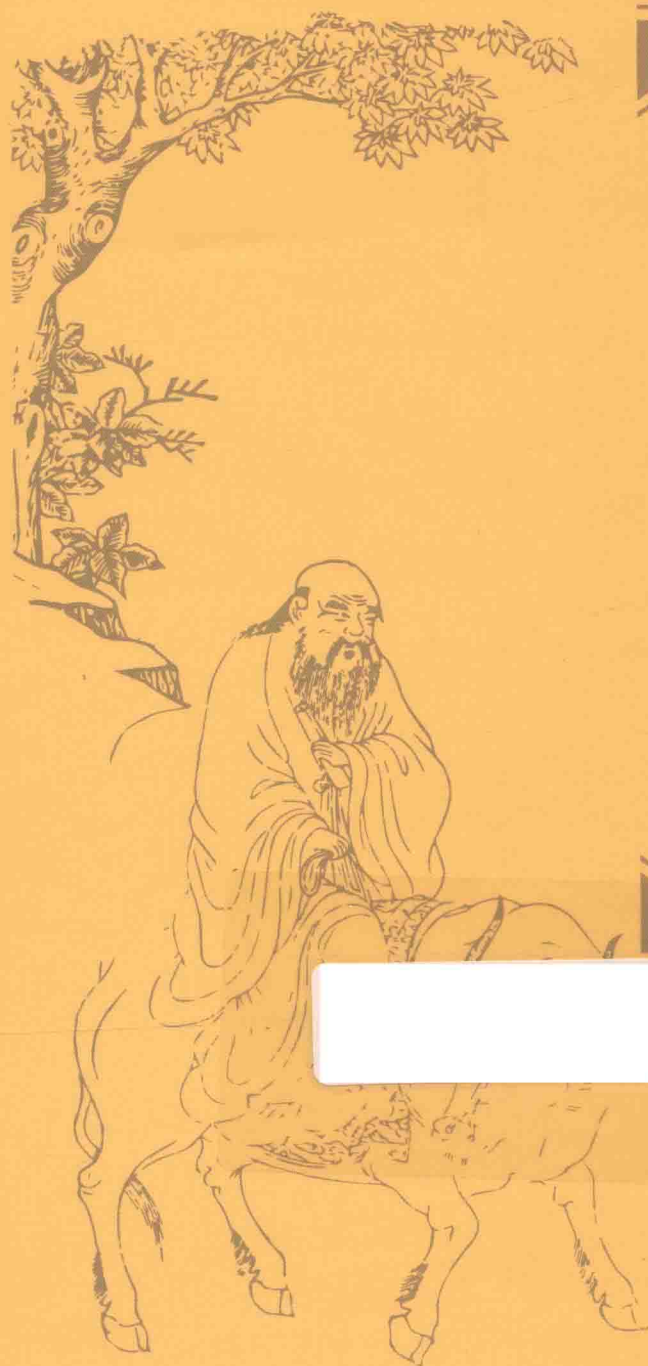
精注全译

老子 著

全本

第六册

道德经全集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精注全译

老子 著

全本

第六册

道德经全集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道德经全集 / (春秋) 老子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3

ISBN 978-7-5502-9563-6

I. ①道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道家 IV. ①B223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09905号

- 书 名 道德经全集
主 编 老子 著
责任编辑 孙志文
出版发行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
邮编: 100088
策划经销 智品天下图书(北京)有限公司
北京市朝阳区建外SOHO西区
15号楼1层1515号, 邮编: 100022
印 刷 三河市新新艺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98
字 数 1600千字
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02-9563-6
定 价 298.00元

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 电话: 010—57749789)

目 录

第6册

文 子	2704
淮南子	2783
抱朴子·内篇（选录）	2950

列子

子列子适卫，食于道，从者见百岁髑髅，攬蓬而指，顾谓弟子百丰曰：“唯予与彼知而未尝生、未尝死也。此过养乎？此过欢乎？种有几：若蠃为鹑，得水为鼃。得水土之际，则为蠃蟃之衣。生于陵屯，则为陵舄。陵舄得郁栖，则为乌足。乌足之根为蜥螬，其叶为胡蝶。胡蝶胥也，化而为虫，生灶下，其状若脱，其名曰驹撮。驹撮千日化而为鸟，其名曰乾余骨。乾余骨之沫为斯弥，斯弥为食醯颐辂。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輶，食醯黄輶生乎九猷，九猷生乎瞿芮，瞿芮生乎豆腐蠃。羊肝化为地皋，马血之为转邻也，人血之为野火也。鹪之为鹪，鹪之为布谷，布谷久复为鹪也。燕之为蛤也，田鼠之为鹑也，朽瓜之为鱼也，老韭之为菟也，老嫗之为猿也，鱼卵之为虫。宣爰之兽自孕而生曰类，河泽之鸟视而生曰鶖。纯雌其名大腰，纯雄其名稚蜂。思士不妻而感，思女不夫而孕。后稷生乎巨迹，伊尹生乎空桑。厥昭生乎湿，醯鸡生乎酒。

羊奚比乎不箰，久竹生青宁，青宁生程，程生马，马生人，人久入于机。万物皆出于机，皆入于机。”

列子在前往卫国的途中，在路边吃饭，看见路旁有百年之久的死人头骨。列子拔起一根飞蓬草指着那些骨头，回头对他的弟子百丰说：“只有我和他知道万物既没有生、也没有死的规律。生死果真会使人忧愁吗？生死果真会使人欢乐吗？万事万物都有出生和复归的机关：就像青蛙变成鹤鹑，得到水之后继续发生变化。到了水土交接的地方，便成为青苔。生长在高土坡上，就成为车前草。车前草得到了粪土，又变成乌足草。乌足草的根变成土蚕，它的叶子变成了蝴蝶。蝴蝶很快就变成虫子，如果生长在炉灶之下，它的形状就会如同蛻了皮一样，它的名字叫䟽掇。䟽掇过了一千天变成为鸟，它的名字叫乾余骨。乾余骨的唾液变成斯弥虫，斯弥虫又变成酒醋上的颐辂虫。酒醋上的颐辂虫生出了酒醋上的黄輶虫，酒醋上的黄輶虫又生出了九猷虫，九猷虫生出了瞿芮虫，瞿芮虫又生出了萤火虫。羊肝变化为地面上漂浮的白气，马血变成为能转动的磷火，人血变成为在野外乱窜的鬼火。鹓鸟变成为晨风鸟，晨风鸟变成为布谷鸟，布谷鸟反过来又变成为鹓鸟。燕子变为蛤蜊，田鼠变为鹤鹑，腐朽的瓜变为鱼，老韭菜变为苋菜，老母羊变为猿猴，鱼的卵又变为虫子。宣爱山上的野兽们自己怀孕而生崽叫做类，河泽中的鸟互相看着而生子叫做鶉。都是母的动物的名字叫大腰，都是公的动物的名字叫稚蜂。思念女子的男士不娶妻子而受胎，思念男子的女子不嫁丈夫而怀孕。后稷从巨人的脚印中

生出来，伊尹从空旷的桑林中生出来。蜃昭在潮湿的地方生长，蟻蠓在酒醋之中生长。羊奚草与不生笋的老竹相比，不生笋的老竹生出了青宁虫，青宁虫生出了豹子，豹子生出了马，马生出了人，人活时间长了又归于像阴户那样的机关。万物都从这个机关生出，又都进入这个机关。”

《黄帝书》曰：“形动不生形而生影，声动不生声而生响，‘无’动不生‘无’而生‘有’。”形，必终者也。天地终乎？与我偕终。终进乎？不知也，道终乎本无始，进乎本不久。有生则复于不生，有形则复于无形。不生者，非本不生者也；无形者，非本无形者也。生者，理之必终者也。终者不得不终，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。而欲恒其生，画其终，惑于数也。精神者，天之分；骨骸者，地之分。属天清而散，属地浊而聚。精神离形，各归其真，故谓之鬼。鬼，归也，归其真宅。黄帝曰：“精神入其门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存？”

《黄帝书》中说：“形体动不产生形体却产生影子，声音动不产生声音却产生回响，‘无’动不产生‘无’却产生‘有’。”有形之物必定是会终结的。天和地会终结吗？同我一样有终结。

榮啟期

榮啟期，字昌伯，春秋時隱士。榮啟期精通音律，博學多才，思想上很有見解，但在政治上並不得志，特別在老年以後，常常在郊野『鹿裘帶素，鼓琴而歌』，並以此自得其樂。

榮啟期 不知何許人



终结有穷尽之时吗？不知道。道终结于本来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穷尽于本来就没有事物的地方。有生死的事物回复到没有生死的状态，有形状的事物回复到没有状态的状态。没有生死的事物，并非原本就没有生死；没有形状的事物，并不是原本就没有形状。凡是生产出来的事物，理所应当是必定要终结的。该终结的事物不得不终结，就如同该产生的事物不得不产生一样。而想要使其永恒地生存下去，制止其终结的想法，是不懂得自然之理的想法啊！精神类的事物，属于天；骨骼类的事物，属于地。属于天的事物清明而分散，属于地的事物混浊而凝聚。精神离开了形骸，各自回到它的本原，因此称它为鬼。鬼，是回归的意思，即回归到它的本原之地。黄帝说：“精神进入天门，骨骼返回地根，我还有什么留存呢？”

人自生至终，大化有四：婴孩也，少壮也，老耄也，死亡也。其在婴孩，气专志一，和之至也，物不伤焉，德莫加焉。其在少壮，则血气飘溢，欲虑充起，物所攻焉，德故衰焉。其在老耄，则欲虑柔焉，体将休焉，物莫先焉。虽未及婴孩之全，方于少壮，间矣。其在死亡也，则之于息焉，反其极矣。

人从出生到死亡，大的变化有四个时期：婴孩，少壮，老耄，死亡。人在婴孩时期，意气和心态专一，是和谐的最高境

界，外界的事物不能伤害他，德行没有比这更高的了。人在少壮时期，血气飘浮横溢，欲望和思虑渐渐充斥而起，外界的事物便向他进攻，德也就开始衰落了。人在老耄时期，欲望和思虑不断衰弱，身体将要休息，外界的事物也就不和他相争了。这时的德虽然不如婴孩时期完备，但和少壮时期相比，却有距离了。人在死亡时期，那就到了完全休息的时候，返回到生与死的交汇点了。

孔子游于太山，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，鹿裘带索，鼓琴而歌。孔子问曰：“先生所以乐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吾乐甚多：天生万物，唯人为贵；而吾得为人，是一乐也。男女之别，男尊女卑，故以男为贵；吾既得为男矣，是二乐也。人生有不见日月、不免襁褓者，吾既已行年九十矣，是三乐也。贫者士之常也，死者人之终也，处常得终，当何忧哉？”孔子曰：“善乎！能自宽者也。”

孔子在游览泰山的时候，看见荣启期在郕邑的郊外漫步，荣启期穿着粗糙的鹿皮衣，腰间系着绳索，一面弹琴，一面唱歌。孔子问道：“先生如此快乐，是什么原因呢？”荣启期回答说：“我快乐的原因有很多：天地蕴育了万事万物，唯有人最为尊贵；而我得以成为人，是我快乐的第一个原因。人有男和女

的区别，男人受尊重，女人地位低下，所以男人最为尊贵；我既然能够得以成为男人，自然是我快乐的第二个原因了。人的一生当中，有还没见到太阳月亮、没有离开襁褓就夭折的，而我既然已经活到了九十岁，自然是我快乐的第三个原因了。贫穷是读书人经常遇到的状况，死亡是人的最终归宿，我安心地处于通常的状况，等待最终的归宿，还有什么可烦恼的呢？”孔子说：“说得很好！你是个能够宽慰自己的人。”

林类年且百岁，底春被裘，拾遗穗于故畦，并歌并进。孔子适卫，望之于野，顾谓弟子曰：“彼叟可与言者，试往讯之。”子贡请行。逆之垅端，面之而叹曰：“先生曾不悔乎？而行歌拾穗？”林类行不留，歌不辍。子贡叩之不已，乃仰而应曰：“吾何悔邪？”子贡曰：“先生少不勤行，长不竞时，老无妻子，死期将至，亦有何乐而拾穗行歌乎？”林类笑曰：“吾之所以为乐，人皆有之，而反以为忧。少不勤行，长不竞时，故能寿若此，老无妻子，死期将至，故能乐若此。”子贡曰：“寿者人之情，死者人之恶。子以死为乐，何也？”林类曰：“死之与生，一往一反。故死于是者，安知不生于彼？故吾知其不相若矣？吾又安知营营而求生非惑乎？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？”子

贡闻之，不喻其意，还以告夫子。夫子曰：“吾知其可与言，果然；然彼得之而不尽者也。”

林类的年纪快到一百岁了，春天来的时候还穿着粗糙的皮衣，在田地里拾取收割后遗留下的谷穗，一边唱歌，一边往前走。孔子要到卫国去，在田野上看见了他，回过头对弟子说：“那位老者是个值得与之交谈的人，试着前去问问他。”子贡请求前往。在田埂的另一面迎面走去，对着老者感叹道：“先生曾经后悔过吗？边走边唱地拣拾谷穗？”林类一直往前走没有停下，依旧唱歌不止。子贡追问再三，他才仰着头回答说：“我有什么可后悔的呢？”子贡说：“您少年时懒惰不求上进，长大后又不争取时间，老的时候没有妻子和儿女，现在马上就要死亡了，又有什么快乐使你能够在拾谷穗时边走边唱歌呢？”林类笑着说：“我能够感觉到快乐的事，每个人都有，但他们却反而认为这是忧愁。我少年时懒惰不求上进，长大后又不争取时间，所以才能像这样长寿。到老了还没有妻子和儿女，现在又面临着死亡了，所以才能像这样的快乐。”子贡问：“长寿是每个人都希望的，死亡是每个人都厌恶的。您却把死亡当作快乐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林类说：“死亡和出生，只不过是一去一回。所以在这儿死去了，怎么知道不会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生呢？因此，我怎么能知道死与生的不同呢？我又怎么能知道只知道求得生存而忙忙碌碌不是头脑糊涂呢？而且，我又怎么能知道我现在的死亡不比过去活着更好些呢？”子贡听了，没有听懂他的意思，回来后告诉了孔子。孔子说：“我就知道他是值得与之

交谈的，果然如此；但是他懂得的自然之理并不完全彻底。”

子贡倦于学，告仲尼曰：“愿有所息。”仲尼曰：“生无所息。”子贡曰：“然则赐息无所乎？”仲尼曰：“有焉耳。望其圻，睪如也，宰如也，坟如也，鬲如也，则知所息矣。”子贡曰：“大哉死乎！君子息焉，小人伏焉。”仲尼曰：“赐！汝知之矣。人胥知生之乐，未知生之苦；知老之惫，未知老之俟；知死之恶，未知死之息也。晏子曰：‘善哉，古之有死也！仁者息焉，不仁者伏焉。’死也者，德之微也。古者谓死人为归人。夫言死人为归人，则生人为行人矣。行而不知归，失家者也。一人失家，一世非之；天下失家，莫知非焉。有人去乡土、离六亲、废家业、游于四方而不归者，何人哉？世必谓之为狂荡之人矣。又有人钟贤世、矜巧能、修名誉、夸张于世而不知己者，亦何人哉？世必以为智谋之士。此二者，胥失者也，而世与一不与一。唯圣人知所与，知所去。”

子贡对学习产生了厌倦，对孔子说：“希望能够休息一段时

间。”孔子说：“人生没有休息。”子贡问：“那么我也就没有休息时间了吗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有休息的时候。你看在那空旷的原野上高起来的地方，似乎是墓穴，又似乎是土丘，又似乎是倒扣着的锅，就知道休息的时候了。”子贡说：“多么伟大的死亡啊！君子在那时是休息了，小人在那时是被埋葬的。”孔子说：“赐！你这时已经明白了。人们都知道活着时候的快乐，却不知道活着时候的劳苦；都知道老年时期的疲惫，却不知道老年时期的安逸；都知道死亡时候的可恶，却不知道死亡是休息。晏子说过：‘多好啊，死亡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事情！仁慈的人在那时休息了，不仁慈的人在那时被埋葬了。’死亡是德所追求的事情。古人将死人称做‘归人’。如果说死人是‘归人’，那么活着的人就应该是‘行人’了。一直在外面行走而不懂得回家，就是抛弃了家庭的人。一个抛弃了自己家庭的人，世上所有的人都反对他；天下的人全都抛弃了家庭，却没有有人认为这不对。有的人远离了家乡，和亲人分离，荒废了家业，四方游荡而不知道回家，这是怎样的人呢？世上的人肯定会说他是放荡又疯狂的人。又有的人热衷于盛世之治，自认为精明能干，然后考取功名，到处张扬炫耀而不知道停止，这又是怎样的人呢？世上的人肯定会认为他是个有智慧谋略的人。这两种人都是错误的，而世上的人却赞扬一个，反对一个。只有圣人才知道该赞扬什么，该反对什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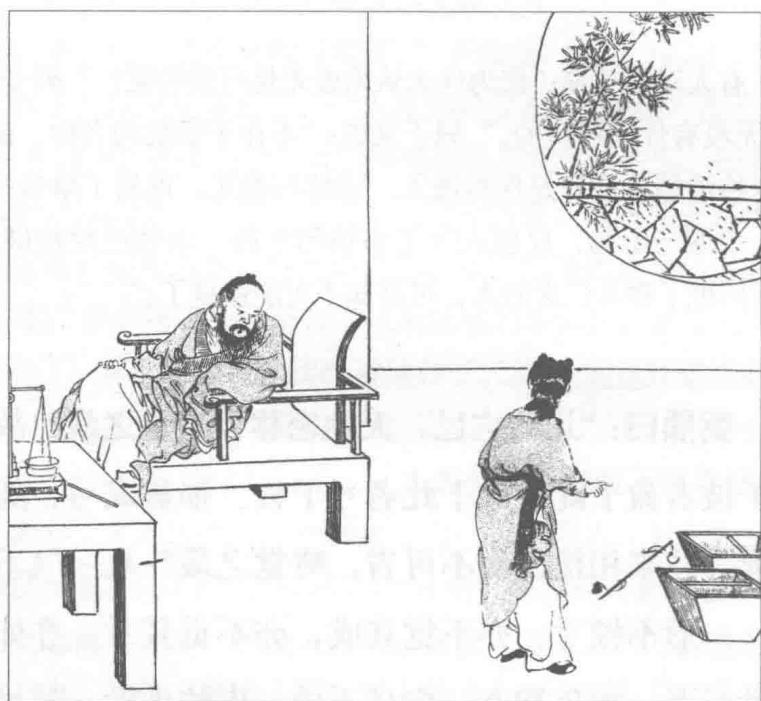
或谓子列子曰：“子奚贵虚？”列子曰：“虚者无贵也。”子列子曰：“非其名也。莫如静，莫如虚。静

也虚也，得其居矣；取也与也，失其所矣。事之破败而后有舞仁义者，弗能复也。”

有人对列子说：“您为什么认为虚无是可贵的呢？”列子说：“虚无没有什么可贵的。”列子又说：“不在于事情的名称。最好是保持清静，最好是保持虚无。清静与虚无，得到了事情的真谛；争取与给与，反倒丧失了事情的本性。事物已经被破坏，而后出现了舞弄仁义的人，可是却不可能修复了。”

鬻熊曰：“运转亡已，天地密移，畴觉之哉？故物损于彼者盈于此，成于此者亏于彼。损盈成亏，随世随死。往来相接，间不可省，畴觉之哉？凡一气不顿进，一形不顿亏，亦不觉其成，亦不觉其亏。亦如人自世至老，貌色智态，亡日不异；皮肤爪发，随世随落，非婴孩时有停而不易也。间不可觉，俟至后知。”

鬻熊说：“万事万物运动转移永没有停止的时候，连天地都在悄悄地移动着，谁感觉到这点了呢？因此事物在那里损耗了，却在这里获得了盈余；在这里生长了，却在那里有了亏缺。损耗、盈余、生长、亏缺，随时发生随时消失。一往一来，相互衔接，一点间隙也察觉不出来，谁感觉到了呢？所有的元气都



杞人忧天

生与死都是万物自然的常态，所以天地是否毁崩也是顺应自然生长消殆的规律，如果学杞人忧天，就是可笑之举了。

不是一下子就增长的，所有的形体都不是一下子就亏损的，所以也就不觉得它们是在成长，也不觉得它们是在亏损。这也如同人们从出生到老去一样，容貌、肤色、智慧、心态，没有一天不发生变化；皮肤、指甲、毛发，无时不在生长，无时不在脱落，并不是在婴孩时期就停顿而不发生变化了。变化在平时一点也觉察不到，等到衰老来临时才明白。”

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，身亡所寄，废寝食者。又有忧彼之所忧者，因往晓之，曰：“天，积气耳，亡处亡气。若屈伸呼吸，终日在天中行止，奈何忧崩坠乎？”其人曰：“天果积气，日月星宿，不当坠耶？”晓之者曰：“日月星宿，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，只使坠，亦不能有所中伤。”其人曰：“奈地坏何？”晓者曰：“地积块耳，充塞四虚，亡处亡块。若躇步跼蹐，终日在地上行止，奈何忧其坏？”其人舍然大喜，晓之者亦舍然大喜。长庐子闻而笑之曰：“虹霓也，云雾也，风雨也，四时也，此积气之成乎天者也。山岳也，河海也，金石也，火木也，此积形之成乎地者也。知积气也，知积块也，奚谓不坏？夫天地，空中之一细物，有中之最巨者。难终难穷，此固然矣；难测难识，此固然矣。忧其坏者，诚为大远；言其不坏者，亦为